

獪園

獪園第十五目録

妖孽

変居

人痾一

人痾二

人痾三

人産五疸义

人産蛇二

犬産鰍

人産犬

地血一

地血二

妖魅一

匠讖
語讖一
語讖二
日讖
歌讖
名讖
妖夢
雞籠
龍戰
龍鬪
龍陣

妖蛟

怪鳥

飛紙

吹被

羊毛瘟

白氣経天

風霾

妄男子

四川災異

黑風

彗星見

大星
夏雪
雨豆
木稼
天鼓
地墳
地血三
地中兒
黴精
巨人首
妖蛟二

木牛

雨雹

冬雷

怪風

訛言

人變虎

犬登突

雞生兒

豬生象

吠吻共語

豕踞搨

獪園第十五目錄終

獪園第十五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譔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妖孽

凶宅一

北京安福衚衕某中貴第相傳其中為魅所宅常多怪異故居者輒死嘉靖間松江光祿寺丞范公惟丕含香蘭署秉正嫉邪聞其宅凶竟僦居之光祿與夫人同寢所幸姬某氏床在室東南隅其夜月色横窗姬大呼云有白鬚老翁長四五尺奕挾一少年登床可急起家人取火逐之杳無蹤跡明夜復有六七老翁挾六七少年登光祿命左右持刀迎斫應刃藏匿

或窺其相次入壁角中推索寂〻自爾婚病光禄亦病〻加劇矣其魅數〻見形如故中庭有大蚕可容五石漿者無故爆破如飛丸屑偏墫有声一日忽見皂衣人數十曹輦一大棺木進臥内頼扶光禄入棺云此中世界甚樂請相公游其中也光禄驚懼計無所出謂云我算曆尚不應盡與汝曹夙昔無仇何忍荼毒至是耶魅云然則相公覓一受替者可矣時偶有薙頭女奴至榻前光禄指之此女奴立詣爨下縊死少頃魅即舁棺納女奴還視光禄而嘆遂去不見已而光禄病起婚亦無恙後一年還官轉質宅于同

鄉張兵部仲謙、有訊張所居安丞荅云胡床案几之屬白晝無故繞屋自行、觸壁乃止、僵則交鬪、移出相擊于中庭食器常在空中、又投之于地、二三小鐺常負一大釜而走、殆無寧寢矣未久、移寓他所榜于門曰、此宅甚凶、慎勿卜之不索價而去、王徵君甲子年入京、目擊斯異

凶宅二

無錫縣蕩口華氏有一室女、年方未笄每夜更餘、常人矮見長尺許三三兩兩、繞床而行竊以告于其父、父是夜持劍宿于女床、女曰來矣、父不之見、擬云在此、父即手劍斫之、乃是一血塊也、大如斗、明夕見矮

人無數自地湧出索命口稱何故無狀殺我何愈速還命來其怪自一尺長至二三尺高齊屋梁奇形駭狀不可稱論凌晨舁出棺木引僧道儀從千餘人或走或馳或歌或哭鼓鈸之声沸天又明日華氏報于巡哨官校集軍士百餘人持兵往捕其怪我衆而出亦持戈戟格鬭我兵不戰而去官初不信自往驗之為飛砂所中未及門遽返華氏意所居不祥即日扃之徙去遂免計大謨親見而述云辛亥年間事也

人妖一

崑山縣城外駟馬橋楊木匠家產一子年八歲矣腰腹甚大五毛俱全性獰甚或怒而擊人挾力雄不能

制捫其兩臂堅如鐵也有悍少年數輩抱持之乃不得動驗其陽亦壯偉與丈夫無殊史稱人妖厥是謂歟萬曆庚戌夏六月營將朱桂芳來說

人妖二

江南嘗有赤面聯目白鬚髮矮人人傳是社日所生生時即風終不能變是名人妖

人妖三

處州村落有一老嫗鷄皮宜髮狀如山精年類百餘歲久耳中藏五穀時時呼其子孫用銀空耳爬出黃白二種秈秫二稻米大小麥五色荳粟粟不竭日可得一升許不測何所從來村人戲呼其兒曰倉耳子

人妖四

數年前、蘇城有瞽目小兒、不知姓名、時可十五六歲、用兩手于人家版扉上作擂鼓拍板鳴琴搊瑟敲鐘磬、擊之声、口中吹出笙簫笙篌篳篥管諸樂、聽之皆合五音六律、亦能半面笑半面啼、如唐時壽安男子、與朝野僉載所紀人妖、更增異矣

人妖五

萬曆己酉年、太原府諸地有人妖異常、未幾、復有牛妖、形狀不一、並見邸報、

人產旱魃

京山李氏第四舟舅陳翁家、有給使婦人、産一旱魃、

形如猿猱其頭面上仰眉目口鼻皆向天産下置地能行急趨出門莫知去向家人跡之不及矣相傳旱魃乃能種天恐隨雨其口中故旱毛詩所載不誣也

人産夜叉一

萬曆丙午上方山下編戶陳妻許氏産一夜叉相傳江南民家婦女略有姿首或性多邪淫便為五郎所凴愚而貪有反利其有日漸相安至則出外避之金銀珠翠充牣室中其婦女與五郎交合便懷鬼胎生子女如夜叉羅刹之狀頭有肉角遍身作藍澱色啼聲如嘯名曰鬼雛父母患而殺之諱其說于鄰里至市井之家凡有五男者不曰窮五郎則曰富五郎尤

可笑異

人產怪物

京山胡孝廉官褱其弟婦娩身生一怪青面赤髮亂如鯨目如猿身皆靛色產下便椎殺之其家女奴復生一肉團如毬纍然盤旋于地刀劍斧鋸椎杵皆不能入火焚之亦不燬後舁棄之野中聞于李博士

人產蛇一

蘇城舊有舉子其婦病痞形如黃葉醫藥之功罔奏家有小樓當街婦常凭欄而眺忽一客過其下數目婦不已婦誤爲挑已也怒告於舉子使人跡之乃是吳興凌漢章舉子曰神醫也急追不可失遂致之家

漢章曰君婦失今不治三日後死矣今袒其胸當心下一鍼〻之婦便絶倒于地闔家倉惶漢章曰無憂也趣滌廁具以俟移時果魁呼腹痛甚立産下一蛇頭目手足鱗甲畢備也藥鍼乃貫其目因知術之神妙矣

人産魚

萬曆己酉石湖民陳妻許氏産一白魚壬子蘇城吳妻娩身産一金色大鯉魚長四尺許鱗甲燦然其家大駭投諸清泠之淵里人呼其父曰漁翁聞于趙居士宧光

人産銅法馬

萬曆丁未、吳縣石湖民陳妻許氏産痘又白魚、後、又娠、過期不産一日、請治平寺行敬僧在家轉經祈禱、其夕功未畢、肉吁腹痛急、忽産下一胞、訝是何物、破而視之、乃一秤銅法馬子也、擧家大駭、權之重十兩、視其背有鑄成字様、驗是萬曆二十二年置七字、跡甚分明、至今尚在、章象圭秀才莊居、與婦家壁鄰、偕同李方進時親詣其廬傳玩而異之、後復以訪於人、終不能曉、或疑銅精所交、或疑五郎所幻、未可知、

人産百兒

蘇州城東陸太學邦杰、司勲公之長子、萬曆己酉年聞、其家人婦産一肉胞、而無血、破之、中裹百餘小兒、

皆一二寸許父毋惧棄之後亦無他秀才本茂增說

人產夜叉三

萬曆戊甲年穎州南潼子門戴紅花家小婦連生二夜叉父母厭惡驅令遠棄癸丑年玄妙觀前民家婦產出夜叉非常醜怪榜而迎之六門衆共辱之然後發棄甲寅年閶門外山塘上婦俞姓身將產夢神敎往光福山中既至光福依所親家其夜產出一夜叉里婦見而驚走七日母子俱亡

人產雙鵲

華亭縣蕭塘宋氏其家監徐顯之妻一乳而擧雙鵲翠羽啾啾饑而縱之飛去後亦無他孝廉懋澄說是

數年前事也、

人產十八兒

宋孝廉所親家、有手下婢產出肉帶子一條、帶上共懸十八小兒、兩目形骸無不具備、聯絡如綴、觀者雲集、其母惧而棄之

飛天女夜叉

萬曆癸丑冬、所親王稱虜、持古玩入楚中、舟經揚子、與歙客共載、客言歙之黃山近有大姓某氏、生一子、風儀秀朗、為娶婦于舊家、其家相去數十里、已無父母、止兄嫂送親、薄暮行至中途、天漸昏黑、新人從車幃中渴甚、求飲、伴婆開鎖遞漿一甌與之、擎未定、忽

起怪風一陣沙霧漲天捲倒人輩在地移時方蘇送親者頭面踣損狼狽廻東時已更餘燈燭撲滅伴婆牽車幰以手捫摸見新人在幃中裹巾端坐如故不知其非故女為魅所踞也急命役夫隔村乞火舁車前行比至門曙色動矣草草合巹未及定情晨妝畢即謁見舅姑視之姿媚無比舉家驚羨謂是天人歎未曾有其夜歡讌方散夫婦闔户而寢中宵聞屋中研磕之聲又聞何處指牙嚼骨父母熟睡亦不暇辯也比日向午寂無嚮跡相與撤扉視之則此魅袒坐于林散髮裂目噉其子骨肉殆盡餘骸狼藉林褥被蓆濺血淋漓僅存趾踵而已大小喊嘑怨酷無與遊

廻間、復旋風倏起、塵石飛揚、嘯声有如霹靂、化為異形而去、不知所在矣、後両家訐訟、推勘換去之女、宛然在山洞中亡恙、家人共相質訊、其女如睡方起、神形已癡驚云、本在新人轎子裡、那得至此、方知是魅所為、而此子竟死、聞者莫不傷惋、世間食人児甚多然、黄山之魅、或飛天女夜叉耳、按捜神記、載東漢建寧中、河内有婦食夫、斯亦人妖之先作者也、王生不信狡獪、故姓名莫得而詳焉、因知唐人小説所記離衣婦人、蓮花娘子事、並非架空之談矣、

飛天夜叉

萬暦中、呉縣観察副使馮笏、為處州倅時、忽有一怪

物長丈餘狀如猛獸色絶白從空躍下突入都市中掠人而去日以為常群衆大駭莫窮其跡因羅市憑乃下令懸賞募獲怪物有獄中死囚自負勇力願應募免罪憑使召令具責仍拘孥代繫放出此囚囚伺其往來出入在一石洞窮踪跡之隱身洞門陰令吏卒十數輩持兵仗伏其後見此物騰空如飛將欲入洞因出袖中四百斤鉄鎚撃之似中其腰俄頃仆地不能動矣急呼伏卒共入捕捉遂獲之驗是飛天夜义也趙徵君宿光小宛堂夜説

疫鬼一

湖廣京山縣蔣氏子在家忽被人引出門見門外數

百小兒着各色緋衣髻爲不見俄見地上捧數百小紅旗上書天下大亂四字蔣心動俛首諦視之乃丹舟映日而没明夜夢至一處所見符同未幾里中疫病流行蔣氏家口死者數十人方知是疫鬼所爲李右丞維楨楓橋舟中說

人痾一

萬曆己酉山西太原府兩人共躰而生止一目手足皆具並是女子數日而死李右丞維禎時爲廉訪親見其事記之

爰居

萬曆丙戌太倉州城内某氏園池中墮一海鳥不能

去冀如垂天之雲群衆不識、曹子念至、識是爰居、州牧遂下令、遣居民供其食、日費魚肉數十斤粟數斗、停十餘日、衆力不能給、謀以毒制之而死、明年、即有大潦、民死于饑饉者無算、趙徵君宧光說

人痾二

萬曆三十七年、蘇州城東牛姑濱上銅工張乙妻、姙身十有四月、生一男一女、兩身相背夾脊並連手足各完備、父母殺之、懸于玄妙觀中大槐樹頭、從風簸揚、數日而盡、已下數事、並醫師朱一誠目擊傳說

人痾三

萬曆三十七年、蘇州閶門外山塘歐船婦石三娘子、

産出一男一女對面生、而腹相連陰陽具俻其首骸

猫人、而四手四足皆烏形、爪黒色長数寸、殺而棄之、

此婦尚在

人産五夜叉

萬暦二十九年十二月、蘇州城西中街路撫州館閒賓石行、婦朱氏産出夜叉五人、一飛去、其四撾殺、以銅鑪盛尸而棄于衢、

人産蛇二

萬暦三十四年、蘇州城西こ城橋王文恪公家、有女奴懐娠過期不孕、忽産出蛇首人形、復縮而入、乞医家堕胎薬下之

人產鰍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蘇州閶門外山塘吳副使家人婦産一肉毬取刀劃破傾出白鰍可三十餘頭蜿蜒在地懼而棄之

人產犬

萬曆三十三年蘇州滸墅關沈龍家有女奴娠身十有五月産出二犬一斑色一純黑色鄰里無不見之

地血一

萬曆四十年四月無錫縣南門侯家市房居民廚灶地裂湧出鮮血數斗鄰里驚聞于縣令令親詣驗之越明年甲寅訛言繇興人民奔竄死于道路者不可

勝計

妖魅一

蘇州閶門外下塘徐關閣之族余之妻黨也嘉靖末年閒有妻伯家使者某自尹山莊居徵租而還出門太早行百餘步見一黑衣人後來大呼之曰此地不可獨行我來為君作伴也既至使者面如熟識不記姓名使與之俱時曉霧漲天前路莫辨其人每以其所經物導之或曰溝或曰岸或曰橋或曰泥淖或曰水跡使者幸免顛躓拍肩把袂恍惚近城至盤門釣橋下使者先登黑衣人竟不肯上使者曰何故住却黑衣人曰我不來也莫要我做個怕怕與老兄看

斯須之間、聳其身長數十丈、目赤如電、吐舌至地、六數十丈長矣、使者震佈、忽失声仆地而絶、天漸開明、行人見屍臥橋上、識是徐家幹辦、走報其城外典中、集衆視之、則骵冷面黒、口角皆流涎矣、嘆髮灸指、俄頃而蘇、具述所見如此、爾後蘇城大小人家遇小兒啼便止之曰、怕〻〻来也、又常用兩手劈其下瞼赤肉吐舌以驚小兒、戲曰野貓、即効此怪為之者、至今輕薄子弟徼逐平康、相率狡獪、亦多為此態、俗謂之做鬼臉

妖魅二

江陰有習禮夏氏家數見怪、午炊方熟、擧釜看之、飯

二斗悉失去都無遺粒在爲細視逐粒移置堂内寔擣拾于眼中排列甚匀無一粒重者家有嬰兒甫弥暮方在地閒亂忽然亡失求之不知處舉家狼狽推索既徧却偃卧于廁版上垂首下視状若欲落而不落良久乃蘇是時江陰釣臺湯氏亦有魅在家與人言語飲食如常惟不見形容至具茶魅於空中竊罵奴曰我独不得一甌飲乎奴不得已傾茶于甌置之案上輙空中將去徹聞激盞聲一坐咸駭桔槔在壁魅挈之走爲壞及羊犬之属悉擣以納諸甕中哀祈乃出後遇虎龍山使者載正一明威籙數百軸至以黄縑爲幀丹書其文二氏遂捐貲買籙各建精廬一

一區供养之其魅遂絶、案神仙傳云、天人授張道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法、道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為師、

妖魅三

常熟縣前陳四房、教授里中、有一魅在家經年矣推牕打戶、曼嘯長歌、撒擲土灰飛揚瓦石、假作主人言語宛然無異百計遣之不消、但不見其形、而空中飲食談論如故家僮捧執飲饌悉為所分、食還置器當其喜時客至互相酬對、且佐主人應答、主人不在、代為送迎、一日有客來訪、從容謂主人曰、子不語近来如何、主人未及應魅遽作声前進曰、索隱行即今在

此聞有顛潰而出。以萬曆辛亥壬子年事也。

妖魅四

齊門外木行潘献自言，十二歲時夏月出門乘涼，與群兒狡獪為戲。群兒走散，隨行止小奴。其夜微有新月，忽見路傍榆樹中湧出一人，頭如車輪大，髮如猿玃，牙如虎豹，有三巨目，目皆深窅，光若鏡明，直來視献。時小奴已潛身草積間，屏息流汗。献四顧無人，遂失聲連叫群兒相救，如是數十聲，莫有應者。已獲小奴，率與俱歸，將取床頭佩劍擲之，驟衆秉炬復來其處，已無有矣。献常話此事于人，戒令夜無行路。

妖魅五

嘉定徐生、少落魄、不事家產、恃容可掬、仰天常吁。一夕獨坐空階、烟淒月黯、四顧幽靚、吊影自憐、家人相顧而謂曰、郎君神思一何慘怛、徐生曰、去去、非爾曹所知也、久之、聞左膝中隱隱有人語声、大駭、俄而其膝剨然迸裂、亦不覺楚、忽見走出老少美醜長短肥瘦數十小魅、並二寸許、模様相次、而奔馳于徐生衣袂間、嗔自鼓髮、交口煎罵、生益大駭、連呼家人起看、悉眠熟于卧内矣、生問其與君等何仇而来相困、左膝魅罵曰、冤仇已深、今夕相會、尚能放汝詰耶、紛閙之際、俄又見右膝亦開、仍走出數十小魅、模様如前、笑而觧曰、鄉輩不過欲索旧欠耳、何得麤行至此、左

滕魅曰、公吝屬五百金、非小事也、安能相放、右滕魅曰、若然、當償吾屬以千金、豈止五百已哉、相與拉攞衣冠、咬囓頭面、徐生顛沛極矣、苦祈之曰、某家無擔石、妻孥不免于飢寒、何處覓千五百金奉償諸公、惟有一死而已、右滕魅曰、君莫尋死路、明日為買紙錢楮錁如其數焚之、慎無後期、吾屬且去、衆便應聲而廻、一齊從兩滕間走入、沈顥之友趙昌侯與徐生善、親見斯怪、所在話焉、

妖魅六

蘇城王天井巷孔家、訓蒙為業、萬曆戊申六月十九日、其母夜出裝香觀世音撹座前、見有一短身材人、

棋巾緇衣、〻皆朱裏、先在猊座前作禮〻畢繞座三匝毋大怪之是夜遂留不去或時〻見形在半空中高出人頭二尺許談未來禍福休咎、聆響之間、殼甚清朗向人索飲食、下筯皆空、孔家心有所欲雖難致之物、輒于空中以囊襆裹之而下、人有不正者、面刺其非、時申孝廉仝人產後疾篤衆医束手、遣使者叩之便歎息云、營救之路窮矣厥後銀錢珠翠皆能還致、孔家寒素賴以裕饒其持牲酒詣門祈禳疾病者、晝夜不絕、嘗問其姓曰姓李、問何所人曰江西、問何年下世、曰某本豫章能奇書生平時唾青紫如芥不屑橫夭游魂無依、訴于上帝不理、投于有北不受、以

此作地上消搖散人借君家暫託居停耳孔家二郎始以扶乩召此妖魅後又陰使道士陳鍾禁咒驅之法不驗魅從空中數曰如此賃僱何事費却金錢皆當取還有頃道士之金復歸首尾半年至臘月廿四夜忽云明日玉帝降神之期某且避却其夜去後往來漸稀至今未絕

妖魅七

方秀才逢時自言六歲時是萬曆元年初僦居蘇城外北濠小宅子有母多病止一舊使老婢亦病黃喜睡時時呼喚不至每恒常有青衣女奴年可十二三來房給使呼之則不應跡之俄復應去其家無人利

其奔走後竟置之不問矣歲以造酒為業其夜蒸飯方熟、釀工搏飯飼逢時、忽聞牕櫺外有謦欬声而甚微、已而伸一手至逢時前、其手藍澱色、指短、爪甲纖長、有赤毛連臂、乞分掌中食、逢時怖走避之、聞牕櫺外言曰、飢甚、從小主人索食不得、望酒師乞我一團柰、于是釀工聞言、遽以少飯搏與之、其手即縮去、又言曰、食甚美、恨其少耳、釀工詬而叱曰、老死魅無厭乃爾、因是遂絕、復窮其跡、杳然、或云此餓鬼乞食也、

獲鹿吟詩人

獲鹿曹公時聘、錄蘇松觀察使、驟還江南巡撫、無幾移鎮濟上、毋太夫人老矣、子登賢書、當公在濟上時

其年癸卯大計、有所善某布政入覲北征、道經獲鹿、假公空宅以居家口、而獨身京師之宅、有外舍大樓、不知何年護鑰、布政家館師及臧獲輩咸聚其下宿焉、時夜未央、月色寒皎、忽聞樓上有軍士吶喊聲、其扃以鑰、非人所入、眾驚覺起視、儼然墜下樓板、見一人從空而降、黃巾青衣、白腰纏用花繒繳其股、手持紅旗一面、其如今之戲場中所粧哨探之狀、遊轉數回、朗吟四句、其詩曰、好記來年杏子肥、萬家煙火照晴輝、風塵滿目長安道、回首江南事已非、吟畢嗟嘆不勝、遂上樓去、相次而下上者凡九人、咸歌詠此詩、眾乃隨口抄之、而粧束五色各別、或向布政家人索綫、

應曰無或索賂賻又應曰無衆皆疑是綠林樹軍也稍為大王既去呼主家秉燭啟視樓中牖戶甚密周遭無隙而莫知其來及明倉惶徙居他舍矣時吳人張去非道經獲鹿還述事狀如此然後聞曹公一門相次淪謝識者于此卜先兆焉

亳州騎貍人

兗州馬翰林之騏登萬曆庚戌第果夫人在家困病白日坐閣子內忽見屏外有矮人狀如僬僥騎一斑貍入來問何謂答曰迎夫人至亳州住也倏然不見無幾病卒其同年韓敬狀元說

歐陽氏壁影

建昌府編戶歐陽氏、西閣子壁上、時々約出閨閣簾櫳種々諸狀、中有一女子據狀而坐、畫清人悄、羅幃半開、手姿端妍、代所未識、嘗着足于膝、以邪幅纏之、微作約纏迫袜之態、纖悉畢具、紅襠宛然、看人逼前、則漸移其身跡入帷中、紫衣碧裳、跡甚分明、久之、乃隱々漸滅、少頃、都無跡矣、歐陽氏恨、錮鐍其室、後不知竟如之何、鄧漢御史與居鄰近、親見其事而說之也、

後宰門地影

萬曆甲辰乙巳年間、妖書迭作、皆寄今興、無不搖手禁足、宮中終日相恐、數聞怪異報跡、 皇上與 太

子日夜抱頭而泣羽林軍士扈從警蹕者浴鐵數重至十月十三日、 聖母壽誕百官先詣朝天宮習儀、群猶之際不覺妖書滿前、無不駭愕、及趨朝、則交戟上下妖書滿地矣、明日 皇上盥漱畢、着衣登座、其書忽在袖中、心稍稍異之、遂寢其事不問、第戮矯生市書以伸三尺而已、其時沸傳後宰門外沿皇城一帶墻下地上、忽影出城郭山川樹木人物諸狀有鐵騎數百臨城城上皆豎旗張幟兵衞森嚴隱隱與画圖無異是日天地無塵埃、影甚分明觀者如堵移時漸滅、如是者積四五日乃絶跡、後亦無他、竟不詳所自也、按唐中宗景龍年東京之西四百里、宮路之地、

皆如水影人馬樹木行立其上歷歷為影可俯視月餘乃滅出杜光庭錄異記又高郵州有一寺名講堂西壁枕道日晚人馬車輿影悉透壁上辰午之時則無如此二十餘年出酉陽雜俎乃知往昔故已有之不足為異妖書之兆殆斯驗矣

服妖詩讖

張次公獻翼暮年忽改名為敉師輔申公嘗言敉字類敉非嘉名也後致書于人曰張敉空首又頭戴紅紗巾身衣木錦袍袍上寫芰荷形紅綠相間謂之芰荷衣余徵其故答云昔年遇一方士相某身首有血光故製此巾服為厭勝之法非有他也又語余云某生

乎無一善狀必欲自詣于獄一夕而出予為我言于
長洲公曲成吾志無令有阻不然吾且藏刃衣間自
屠而已余掩耳而走是年甲辰春賦得得一蒂三頭
紅芍藥詩手自題箋寄余〻怪其中語多不祥有云
頭〻並處凝愁黛面〻開時映舞衣不是歌成三婦
艷何緣相傍復相依其秋張公竟為盜所殺同時遇
害者七人三婦與為橫屍曲水草堂前官来驗檢面
有刃痕頭皆相並死是紅藥詩中景益其識矣然一
蒂三頭豈花妖之先見者乎
匠識
蘇城玄妙觀舊名天慶在卧龍街東屢火
國朝復

執〻之時匠人運斧雲中釘殿西南角椽未畢下有搭人朱皮匠過停搭看之語諸匠今此殿角覓個了也匠人曰方欲借爾頭高去皮匠歸其夜無疾而殂明日匠人便雕刻朱皮匠之形為木偶粧塑于殿角以頭搘着析柱至今在焉近日重新此殿併修朱皮匠故像不廢矣

語識一

蘇州徐中丞源家住杉瀆橋東嘗鳩工累石建都憲坊于門窮極壯麗當棹楔未成之日中丞召石匠于庭責其怠緩將杖之已而左右並請乃見釋既成已擇時日竪起其夜石匠竊賤糞穢于柱石之上至五

鼓時及失役夫畢集視其石已被污壞中丞大怒然不及稽覈石匠唱云請問貴人將待洗却而後竪乎為是竪之而後洗也中丞應云竪後即洗吳語謂死曰洗建坊未幾中丞果得疾不起一如答匠之言

語讖二

余郡林理公文然閩南人居官操潔而性不能容丁未冬十月從武聞中出昏夜過余草堂秉燭共談茶更皷匆匆告別余謂明庭何倉忙若是理公曰從霜臺下車以來自春徂秋曾無少暇僕每晨起篝燈着牘時時談着或脫紙纏綿不免枉費工夫也余曰然則何時當聞理公曰期不遠矣輪十指云算霜臺以

某日行事畢、郡縣上計諸僚以某日發大約十一月望可得燕閒、當從事左右耳、余唯〻、未幾理公駐于吏議、遂將毋南還、發舟之日、余送之胥江青楓亭下正十一月十五日也、得閒之語、于此應矣、先是兩年前、司理與郡丞徐侯來建、議論參差、中生嫌隙、余嘗稱縫其間、竟莫能釋也、一日兩人同往朝觀察使臺而出、行至戟門外、徐以手拍林肩、連聲字而謂曰、僕與君一齊同解官歸去、大樂也、林聞之、愕不自安、洒然變色、是年冬、徐以母艱還楚、林以論列還閩、相去三日、又符同歸之言、

日識

常熟瞿長公汝稷以尚書廕歷官至長蘆都轉運使尋內擢太僕少卿正四品京堂任子官中妙選也、嗟手而得實緣銓曹注意推擇耳然瞿聞報數日遂卒于任、不及詣京拜官、識者知祿仕之由命矣、外傳瞿赴職啟行之辰、爲日者誤選、乃天雲不逐日也、故家人隨任者相續喪亡、僅存其子護喪南還、小說載唐朝李林甫當國、凡除拜必用猖鬼敗亡日、冀其不終、故宋進士張居正詩曰、偃月堂中猖鬼散水晶簾上美人來、為訊林甫而作也、考之陰陽家、最多猖鬼敗亡、而獨天雲不逐、逐月輪四五六日、然則趋吉避凶、理固有之、不可不信、

歌讖

閶門賣歌縂人張甲、祖貫軍籍、性嗜酒、每醉後、愛唱琵琶記中萬點蒼山何處是脩竹吾廬三徑日以爲常、後滇南戍所來勾張往補伍、竟死于戍鎮人葬之點蒼山下、

名讖

余先觀察叔父有紀綱之僕曰沈清最善幹辦、後遣其入京、渡清河溺水而死、今人爲沉字即沈字、蓋命名之日、已兆其讖矣、

妖夢

有达叔夙與贈公兄世揚不睦、萬曆己酉年除夜、叔

夢與兄兩人相見歡然共至一處見古堂中大金漆几甚是明淨旁置銅盤高擎銀燭一枝燭下有大端石硯不知何人先磨墨汁在內硯旁安二草書筆叔遂與兄兩人各執其一醮硯心濃墨並書毛詩中人之云亡四字于几上運筆如飛爭先鬬勝不知凡幾百字頃之盈几皆墨無隙處矣相與閣筆而嘯忽有二青衣童子從簾下復舁出一几來與前無少差異兩人乘興又復鬬書四字如初凡換三几墨盡筆禿燭亦見跋乃止忽聞鐘報遂驚寤及明是庚戌歲朝也叔心怪為不祥以其夢語于予瑛後月餘余過虞山下聞其說焉私誡瑛曰此夢至惡非所宜言爾其

秘之無何兄之子謙益驟發鼎甲，宗族親戚無不戴筆酒稱賀，余時謂妖夢不踐矣，又無何兄病，叔亦病，兄以五月十六日亡，亡後總九旬，叔卒，板蕩之章，殆斯驗矣。

雞籠

常熟徐昌祚，工部尚書栻之孫也，父為典客，昌祚由任子歷官至比部郎中，頗不自戢，驕鄉縱里，邦君朝貴咸為側目，萬曆己酉年元旦，昌祚衣緋腰銀，臨祭家廟，將入廟門，忽有旋風數陣，吹一雞籠加其頸上，左右狼狽脫之，冠簪墜失，不勝潦倒，至秋八月，怨家發其沉姑罪狀，大吏將置之辟，竟斃于獄，按雞者老

酉也、龍者、犴狴之象、果以酉年酉月身亡家破、廟門鐘簴漸生花蘚、安知非尚書之靈先見咎徵以警之乎、闔邑人無不知其事、

龍戰

張廣文曾分教維揚云嘉靖年間、雨七日而水暴漲瀕河之地、沉灶產蛙、居民見雨中有黑白二龍、鬬于松樹之杪、林間夜有光如皎月、徐視之、則繞樹皆絡珠絲、若彌天羅網、莫可近、乃知龍戰為爭明珠、而蔓延民患不細矣、

龍鬬

萬曆四十年八月、烈風淫雨者浹旬、海虞福山江口、

有龍九條鬬于水中、颶作水溢壞民室廬無數、十一月三十日、龍見震澤

龍陣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十三日、胥江龍見、所傷室廬禾稼舟檝不可稽數、有長洲縣諸生金鼎材、其妹婿是梅社顧氏、住盤門內新橋弄中、家有小閣可凭、金生獨坐、遙見城下水勢漲高數十丈、舟帆捲在半空中、惟載米舡重、僅卷其艙板而去、其小舟點綴如落葉、有沉者、有覆者、有墜于田間者、有墜于他處者、無一得完、細看有青龍二頭、黃龍二頭垂首下飲于河、鱗甲如鏡、歷々分明、金生親向其師同學方逢時說

妖蛟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吳縣西山白馬澗錢尚書墓上出蛟二條山中水漲壞田廬人畜無筭王徵君穉登有壽藏在澗之西庵曰廣長跨澗而居者皆被漂溺徵君坐松雨樓上看水勢騰湧如城人皆巢于樹顛牀榻案几衆車之屬悉在半空中浮沉上下附載其上者得不死經數晷漲痕漸平

怪鳥

萬曆十五年五月晝間蘇松嘉禾瀕海之地中夜海嘯湧溢數十里聲如迅雷漂蕩室廬人以數皆在夢寐中死于床下梁間樹頭屋角有又無數流屍暴骨

悉填溝壑其年歲亦大祲斗米千錢菜色相望先是一年前海上有大鳥如艨艟之狀廻若車輪黑翎掉尾空濛中作風雨声鼓翼于風濤之際人咸以為魯東門爰居識者已預知有此變矣

飛紙

萬曆近年間城東祥符寺巷人家造綿紙為業染成次第用長竿曝于中庭時夏月午後忽風起不及守藏有箋百餘番皆長丈餘悉為旋風捲去略盡直入穿雲隱隱漸沒望之若餘霞散綺矣或云天曹取以供案牘之用按三水小牘亦載有唐時鉅鹿郡飛紙事焉

吹被

其年五月廿三日大風、城西晒紬被于月臺上、亦為旋風所捲、吹入雲中、小兒喧傳天公取被、

羊毛瘟

萬曆三十二年、吳中病疫、俗傳為羊毛瘟、民家醬瓿食器中、往々見之、王太學無曲家日令僮子掃階前地每早得羊毛半升許、未幾病者瘳妖亦遂絕

白氣經天

萬曆己酉、內靈臺奏二月初十日夜生白雲氣一道、經天不滅占之曰、兵起、當有拔城大戰見邸報

風霾

己酉三月二十六日、北京昌平鎮懷柔諸縣申時分

忽然颶風大作、陰霾蔽日、白晝晦冥、樹木吹折、屋瓦盡飛、田野禾苗、土沙壓沒、至二十七日戌時方止、見順天撫臣疏中

妄男子

萬曆己酉二月十一日、北京守衛東華門、忽有披髮瘋顛不知姓、名妄男子在禁城內東廠遣官追捕此人徑由東華門去訖、欲滅不見、先一夜、司天臺奏有白氣亘天如匹練狀、占曰主兵又數月來、西方稍南一星獨大、而光芒四射、識者曰旄頭、亦兵象也、是歲北虜跳梁、薊門遼海之間、烽火晝驚、人心騷動、然其

應矣詳見諫官奏疏

四川災異

萬曆庚戌二月十九日西川安縣道石城永平五城諸鎮五鼓後地大震數聲諸將公廨中屋瓦梁木拉地有殺如椽实崩門扉不掩而闔四境之内十室九傾號呼沸天如是竟日乃止閏三月十四日資縣東城小十字街西城金帶街兩處忽有火星飛起因風發火東西南北狂焰四合延燒廨宇與數民家總計一千二百八十三戸明日居人出從城外用逃回祿之患其日復遇江水暴漲人畜器物悉皆漂没城中民免于焦土者盡為魚矣又川南道瀘州諸衛四月

中、天地晝晦、山川震動、暴雷怪風發屋折木、無何雨雹交下、計撤揭官廨教場數十餘處、九木竹樹旗旆帷蓋之類、俱飛在雲中、沙塵暗天、咫尺不辨、凡損田麥數千餘頃、而黔江一縣、為雷雨漲泛、衝城壞岸蕩廬瀦野、淪陷不知幾百里也、事見朱御史疏中、未明何詳、豈天怒至是乎、

黑風

萬曆庚寅七月、族姪達道時為山東曹縣令、其日晚衙方理文書、忽有黑風從東南暴至、沙塵暗天、滿堂漆黑、咫尺不相見、強令小胥挾而入、便就寢、至夜半後、牕間忽起紅光、一室洞赤、良久復暗、凌曉、風乃息、

外傳發屋折木傷死人畜馬驢不計其數俄而中丞具狀以聞于朝竟莫測何怪

彗星見

萬曆庚戌二月廿六日卯報司天臺奏彗星晝見自午及暮流光數十丈下入于地

大星

萬曆庚戌七月初四夜更餘蘇城內外咸見有數大星經天或從東亘西或從南絡北光明如晝有移時爛若火樹銀花久之乃滅乘凉人于光中無所不覩細及豆花棚上絡緯蟋蟀皆能見之不知是何祥也

夏雪

萬曆十七年大旱、夏六月十八夜、月中飛雪、紛若吹絮、攬之皆六出

雨豆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廿五日、天雨赤豆、常熟最多、有人拾得一二粒、有藏之不變、萬曆中吳越間天隕黑雨、其點如墨、

木稼

萬曆六年冬、大雪大氷、江南人家樹頭簷下皆結氷花、玉綴珠聯、奇形瓌狀、撼之鏘然、有聲、非天工之巧、不能幻而成也

天鼓

萬曆甲辰乙巳間、京城內外咸聞天鼓鳴、聲震數百里見邸報、

地墳

甲辰乙巳年間、北京朝天宮內地忽隆起如墳丁酉秋、蕭山縣城內地墳血濺樓角、

地血二

萬曆癸丑年六月下旬、無錫縣大市橋一帶村落地中出血、不信往視、鄰家掘地二三尺許皆鮮血迸流如注、高承先壬寅年客于閩、為季典化游肩見報長樂縣民家地血數十丈、

地中兒

蘇州滸墅關前村落、相去里許有太平橋、橋之側有一佛廬、復有大榆樹、可合抱矣、離樹四五尺、是田所大路、路皆剛土、耕人忽聞其下作小兒啼、因取荷鋤掘之稍深焉、得小嬰兒三個、長如箸子、似新產下狀、手足耳目、皆歷歷具備、後觀者漸衆、耕人捶殺之、鮮血淋漓、遂不活矣、此萬曆壬子四月間事、屈夢龍親過其地而說之、

黌精

吳興弁山中皆嵌空、相傳為黌精所踞、常年憂秋出見、有白氣上亘于天、如素霓之狀、所至禾稼傷損無算、居民鳴鑼擊鼓喧沸其下、名曰逐黌、

妖蛟二

新野縣編戶張家、平地出蛟、俄頃之間、風雲雷電交集、其穴方圓一席大、爪鬣猙獰、蟠蜒墻上、如有攫拏之狀、家人咸怖走、既出、而室廬摧圮、其墻亦頹、戚伯堅親見之

巨人首

太倉王奉常次公世懋、家住州前、先年起造堂皇丙舍、工人掘地、鍾下有声、得一巨人首、狀如五斗栲栳大、驗是數千歲骷髏、所謂防風之骨專車、信而有為、戚伯堅說

木牛

萬曆十三年、山東臨邑縣城南民呂中冢木牛見椿

樹古根、掘土宛然、頭目角吻、無不克肖、

雨雹

萬曆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山東臨邑縣雨雹、盡作男女鳥獸形、見邢太僕侗志、

冬雷

萬曆癸丑冬十二月二十六日立春、先一日夜半子刻、忽有烈風暴雨震雷閃電、一時交作、霹靂數聲、擊人而死、月儷園千年怪柏、為風吹斷、遲明乃定、占者、謂冬行夏令、主其國澇、至明年甲寅五月果大水、然幸不為菑也、

怪風

萬曆甲寅夏六月十九日午後怪風倏起屋瓦震飛雨下如注至暮而止雷擊死不孝子陳甲于泥塘鎮其明日二十復有怪風旋空而至沙塵漲天咫尺不辨威勢更猛于前恍然發屋折木之象吳城卧龍街霍橋西首古牌坊被風吹倒淪碎無存

訛言

萬曆甲寅夏四月二十五日常州江陰縣沿海西河地方一路夏政圩閘甲港魏邨閘桃花港數處盜嘗夜入里殺人官兵莫救其日設臺戲賽神看人逾千薄暮遇鹽艘數帆絡繹而來居民惕于夜警訛傳倭

至、煽惑萬衆奔突、入江陰城、比到、城門閉矣、遂踉蹌走至無錫縣、竟夜奔馳、投明擁入、老幼男女蹈藉死者、不可勝計、宗姻鄰里、扶攜撞擠、至有遺骸棄稚、或拋擲道傍、或投溺水面、傷心慘目、不忍見聞、

人變虎

陝西境內虎災屢起、萬曆三十三年、某縣村落有居民兄弟二人、其兄常淂一虎皮、學為跳梁無賴、一日持皮入山、竄于深榛草中、四顧無人、便解衣脫帽、以身蒙皮、踴躍數迴、変形作虎、路逢樵夫紅女、攫而食之、了不為異、食飽後、藏其皮僻處、還変作人而返、其婦陰察奔動、心頗生疑、窮之不語、竊告其弟、鄉兄非人

類矣、恐將相噬、弟聞之不信、一日伺其行蹤、隨從而去、行至深山幽絕、高樹垂陰、弟乃登樹候望、徘徊之際、果見其兄騰伏翳薈良久、衣皮而出、攫地一吼、搖頭棹尾、跳躑咆哮、居然一斑斕白虎也、意甚驚怛、乃徐下樹、還具以白于嫂、共相憤恥、少時、虎為人形還矣、婦罵云、卿雙目眈眈、噉人一何飽耶、因爾大慚、須臾眼角斜張、身漸起白斑色、便豎一腳、徑出門去、經數日、忽有白斑虎來巡行宅舍、號呼數十聲、宛是愴別、已疾馳去、鄰里忙怕、不敢跡之、時吳人頌都憲其志、巡撫陝西、親見府縣申報文書、而詰于賓客云、

犬登突

明華亭相公徐文貞階踐揆日久望重台填一日家人請公祭灶公既至爨下舉頭見犬踞突上坐公略不為動望而揖拜如常祭已焚紙流酒家人見公怡然亦不加叱逐此犬從跳下地顛蹶而死相府積年無他故也檇里包衡說之

雞生兒

華亭縣蕭塘宋舉人家有義孫名善緣畜一母雞將下殼中哺出一小兒頭顱面目與人無異啼声吶吶其家以為怪也棄之河濱數年後緣子陰懷異謀將不利其主人為同謀者所訐問成大辟於獄

豬生象

萬曆近年間、山東張秋民家所养母豬、生五象、在事官僚具皆聞見、施起部尔志向宋孝廉懋澄說懋澄傳向希言說、

呧吻其語

直指李公堯民、家山東濟寧州、萬曆戊戌、公以大理寺丞在告、起造堂屋五間、屋上初粧呧吻、白晝相共偶語、匠工駭而走、董太史其昌親見敘之、

豕踞榻

直指李公堯民家有五豕並在廳事上踞榻而坐、人駭之不為動、経積七八載而李公卒于家、六戊戌年事、董太史其昌說、

豕生人

萬曆二十四年七月、山東張秋鎮朱墅民家、豕生一子、頭面手足皆人形、其身猶豕、事聞于官、殺而瘞之、時治河司空郎、嘉禾人黃承玄也、按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豕身者、邑且亂亡、晋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唐民家亦有此異、

人變犬

萬曆四十年間、長洲縣南鄉陳湖上舍陸允中家畜一犬、且二年餘矣、雄勁多力、常令守戶、亡何為鄰家惡少張乙竊而烹之、乙既沽酒設截飲噉自若、投骨于地、盆盤未空、忽狂惑失度、豎起兩目、向其妻蹲視

作犬言曰、吾負主人租債三百緡、託生其家為犬、三年償畢、然後為人、今止少半年債耳、我不負汝、汝何故殺而食我、今我償欠未了、魂無所依、我死安能令汝獨生也、其妻呵叱、乙便作嘷吠聲、咋其妻喉幾斷、頭面俱傷、鄰里咸至救之、亦被齧損、相引而走、直入陸家、伺其所止壁角敗垣藁積存為路踐成窟、蟠踞而臥、主人就視、若搖尾然、宛然犬也、其妻至、則憤跳搏攫、終莫敢近之、果經半歲而死、胥門陳大儒傳說

雷擊逆婦變獸

萬曆年間、莆田縣民家三婦、並不孝于姑、震雷擊之、一婦変為牛、一婦変為豕、一婦変為犬、其頭與手犹

人、醉皆歎矣陳舉人為縣時親見之後遇莆人至、詢之、云牛豕皆死、而犬尚存、曹明府向陳大儒傳說其事、

牛食人

萬曆癸巳、湖洲范參酒莊客家牛與人鬬、咋殺其人食之、其年范公罹于家難、

疫鬼二

東揚民俗歲除後里中男女相聚叫譟、擊鉦鼓、奔爆竹、喧譁不絕、謂之驅疫、率以為常時蕭山縣天官尚書魏驥致政于家、其年椒筵初散、率子孫出步大門、外、忽于燈火光中、見有一群藍縷疫鬼、紛然滿路、往來衝突、如投奔狀、尚書笑云何其鬼怪之多若此哉、

逆厲殺叱曰、汝等小鬼、今夕且宿吾里中、明日可往西村土豪王家去、言訖隱〻聞嘯声、左右但見公指畫處分、如與人言、而不覩其形也、至春、西村大疫、凡王姓者皆遺疫死、孑遺無有矣、而尚書所居之境独安然、咸以魏公為神明、先是尚書為廣文時分校其省鄉場、出赴鹿鳴宴、主司傳命召神相袁生、少頃即到、主司指而謂曰、此柳莊之子也、令細看與宴諸君孰貴而壽、袁生獨指魏廣文席前拜手賀曰、官居一品、壽至百齡、舉座無不掩口、後以鄉科躋八座、年至九十八而終、竟如言、

〻 猖鬼敗亡日

萬曆辛亥春、吳縣相公存日、申太僕用懋為兒娶婦松陵命叢辰家擇日、誤犯猖鬼敗亡、其但香阜鼓樂列炬成行、自胥門入、逶迤由東首太平橋遶北而西、經鄭家頭參政宅前過、閙人廣衆、聚觀如堵、參政眷屬亦出看之、其中一女奴無故驚曰、此嘉礼也、奈何使慘服者立轝之下哉、已又驚曰、爾許遮頭人相隨轝後來也、言未已、群鬼悉擁入參政宅中、拋棄軌危、拉攞屏障、設食祭之、杯盤俱碎、此女奴便姿態失常、寢發狂囈、十餘日乃甦、是諸猖鬼、亦稍稍減跡、相公府中、竟平安如故也、許復初說、

獪園卷之十五終